

郭象伋著

少正詩人叢書

名馬彼魯塔

蒙古文化研究所

名馬彼魯塔

郭象

法蘭西國之都城曰巴黎其郊外有陸軍墓地
焉當進口處巍然有高臺建立於其旁者乃一軍
馬之銅像也馬之項上垂有一物蓋所謂庫羅瓦
德戈祿之大勳章也迄今視之依然表現當年奮
鬪長嘶之雄姿猶令入想見其勞苦而功高
也噫嘻偉哉此即為名馬彼魯塔之銅像乎是曹
保守彼魯丹之要塞而因以拯救法蘭西故國建
有超越人類之大功勳也設當其時而不生此名
馬彼魯塔也恐法蘭西之為國正不知成何局面
矣尚堪設想也乎
距今二十年前歐洲大戰之時德意志國統率
大軍勢如怒潮之汹涌直向法蘭西而推進士氣
銳甚終於攻入法之境內且逼近最後之防禦障



地名爲彼魯丹之要塞矣。而此地居要塞之彼魯丹也。又已在首都巴黎之附近。倘此重要之區。陷落於德軍之手。則法軍無險可以扼守。必歸靡潰。首都巴黎。亦不可保。其勢必至任德軍長驅直入。蹂躪之。踐毀之。而無完土矣。是以法蘭西之盛衰存亡。亦即繫於此一戰。故當時法軍振臂奮起。大聲疾呼之憤激聲中。而作豪語曰。即使僅餘一兵一卒。亦必固守此彼魯丹也。

是年之秋。天明即爲七月十一日。其時德軍向彼魯丹東北方之得門砲臺。開始總攻。此扼守要衝之砲臺。若爲敵軍攻破。則保障首都之彼魯丹。亦即無可抵禦。隨之而失陷矣。其關係所以如此重大者。以其最稱要害。而爲咽喉重地耳。時德軍砲聲隆隆。射擊猛烈。繁華富麗之地。頓成瓦礫之

之場誠令人驚心動魄極人世悽慘之事者也
法之砲臺經砲火之猛擊已至破綻不堪而聯
隊之勇士紛紛倒仆前後相繼且也彼德軍之
步兵乘勝進攻其密集也如霧合雲屯其猛進
也如潮湧浪激竟作全面之攻勢而來矣
對如此之勁敵自非直衝敵陣一決雌雄拚
以生死立分勝負而外別無他術柏魯特蘭大
依法軍第百三十七聯隊之長官也在此緊迫
情勢之下怒目橫眉雄心一振遂自其口中發
出衝鋒突擊之命令聳身一躍騎於平日最所
心愛視同生命之愛馬背上奮然當前衝開震
耳欲聾之槍砲聲重彈亂飛躍入敵陣以去其
部下張目注視同見立將身先一奔皆奮
勇爭先大呼四圍砲火位前進哉但聞一陣

殺聲法軍勢如破竹，
之後而直向敵陣，
云矣。

於是時也，
衝鋒而死者，
皆勇往，
直前無一後却者，
而祇聞鼓勇前進，
聲聲相應，
終以一往無前之精神，
衝其鋒，
陷其陣，
擊破敵之中堅焉，
嗚呼，
此驚天地，
泣鬼神，
膽裂魂飛，
悲慘萬狀之白刃戰，
環戰地之四圍，
惟見砲煙滾滾，
塵砂飛揚，
地暗天昏，
極盡慘耳所聞者，
惟敵我雙方喊殺凶門之聲響而已，
但經不久時間，
笑聞前此惡鬥酣殺之聲，
戡然而止，
時則四周沉寂，
悄無聲息，
軍已無一人生存，
皆縱未傾小於沙場之上矣，
而德軍之大部，
在激戰之餘，
亦幾同歸於盡，
若不增以生力軍而

振則二彼則再無前進步之力量矣、

當此戰地寂靜無聲之中、突聞軍中有馬引吭
高鳴、是何馬也、此正為悄然而立之名馬、彼魯塔
狂嘶之聲音也、在其銖蹄之聲全、血而倒臥
者、乃拍魯特爾大佐也、大佐方昏迷間、突為嘶聲
震醒、然青醒而氣又緩、復矣、乃謂馬曰、噫、彼
魯乎、汝亦竟被重創矣、大佐即牽繩索而俛依其
愛馬之面、以示憐惜之情、忽而腦中似有觸電、突
起一念、意謂乘敵之援軍未至以前、必即飛達本
隊、隊全軍覆沒情形、使司令部得悉戰況、是為當
前最急要之事也、因顧被寄塔而言曰、彼魯塔乎、
吾弗至司令部乃萬々不可者也、惟是重苦汝、對
之抱歉實甚耳、汝能為我疾馳一次乎、
大佐雖被重傷、不少顧及、言畢、即力疾而起伏、

於愛馬之背，彼魯塔似會其意，振鬣長嘶，全身振動，抖擻精神，雖鱗傷遍體，血滴淋漓，毫無屈伏之狀，乃間始奔馳，跳越敵我，正方屍體之間，奮勇而前，劍入，去大佐亦忘其身之疲痛，力握馬之鬃毛，而堅抱其項，際盡力狂奔，顧以大佐無論如何堅忍，身嬰特重創傷，究屬力難持久，漸至氣弱不支，自然一聲由馬身墜落而下，即入昏迷，而氣不克連屬矣。有頃，大佐於朦朧中，似覺有提之而起者，於是氣復悠然醒轉，及間目視之，情無一人，何從得有提之者？始知頃間促其覺甦者，獨有愛馬彼魯塔。方在口銜其上衣，急欲提引而起之所致耳。乃恍然曰：彼魯塔乎？汝亦知有急要之事，欲喚我起乎？乃復踟躕而立，跨於馬背，繼續前進，大佐以極痛劇痛之身，徑飛奔疾馳之苦，如此。

由騎而墜，甦而復騎者，達五六次之多，備歷艱險，
委頓不堪，幸而勉強得達，司令部馳入庭院之中，
然彼魯塔亦即氣盡力索，與大佐同時暈仆於地，
上焉是時，司令官聞聲而出，觀狀，急來抱持，大佐
而言曰：「呼！柏魯特爾大佐乎！汝其振起精神哉！」大
佐聞呼，聲頓轉，其瀕死之氣息，而大聲呼曰：「嚙！閣
下乎！吾無可言者矣，但對敵方，亦特予以一擊，
矣！吾之聯隊，已全歸覆沒，請速發援軍，否則得門
砲臺，勢必失陷。」司令官聞之，不勝譔歎曰：「然哉！是
誠大佐，吾軍竟能戰至最後，且報知緊要之軍情，
大佐乎！汝之功績，乃全軍之第一也。」
其時司令官立發援軍出動之令，又解自佩之
勳章，將與大佐掛於胸前，在此剎那間，大佐即推
拒司令官之手，大呼曰：「彼魯塔，彼魯塔也！彼時氣

息將絕，僵臥於地。之被魯塔，聞主人之呼聲，乃仰其首，作強欲起立之狀。大佐不禁悲痛，曰：「嗚呼！彼魯塔也，乃伏於馬前，堅抱其愛馬之頸，慘然淚下，泣涕不止，曰：『嗚呼！彼魯塔，汝殆將死乎？汝犯萬難，終能挈我至於此，噫！閣下乎，雖此大功，固已全為彼魯塔之功也。』請以此勲章，可否轉與彼魯塔？」大佐既以此懇切之言，請求於長官，復在呼吸促迫之際，歷述其愛馬若何而拯其出險，若何而再々抹甦，拯其生命，歷盡艱苦，卒得奔馳至此，其意殆恐馬之大功，淹沒不彰，故在垂死之時，猶詳為說明，經過也。

司令官聞大佐稱述馬之勞苦功高，為之感歎，無已，曰：「彼馬之所為，竟能如是乎？不覺潛然淚下，而同時在場之諸將校，無不衷心感動，亦皆紛々

落淚。既而司令官曰：唯是誠然哉！大位此勳章，必
以與彼魯塔懸之於其項上，並代此勳章，刻即升
君進級為少將也。於是司令官立將輝煌燦爛之
庫羅瓦德戈祿勳章親為掛於死戰人懷抱中。之
彼魯塔之馬首上矣。復以大佐重傷，急待救治，立
送野戰病院，援軍亦登時馳赴得門砲台，於此間
不容髮之時，得此緊急交付，幸先一刻而至，得以
防守而保全，免除德軍侵入得門砲台之危險，未
入敵之掌握焉。

翌日，名馬被魯塔之葬儀，在肅靜之情況下，隆
重而舉行焉。自司令官以次，全軍將校一致參與，
彼魯塔之尸骸為祭者所送之花圈層累而積其
上，沒其全身於花圈中，此可見當日葬儀之盛也。
已而尤有甚於此者，則見參加諸人無一不淚如

泉湧極感悽楚而對此新御少將之肩章與軍服
所蒙蔽之尸體皆有哀悼不勝之情狀是何人耶
此即為身受重創之柏魯特爾少將痛惜愛馬之
慘別而已身亦與同時以就於地下者也名將名
馬功業彪炳於人寰洵堪不朽也哉

